



一笑千金

YIXIAO [上]
QIANJIN

婧壹

J I N G Y I 著

所幸江山错落，兴衰更迭，
我们互相伤害过，却都留有余地；
互相怀疑过，却都没有背弃。
我们相遇，终于，没有错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YI XIAO [上]
QIAN JIN

婧壹

JINGYI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笑千金/婧壹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 - 7 - 5399 - 3714 - 4

I. ①一… II. ①婧…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3540 号

书 名 一笑千金 (上、下)

作 者 婧 壹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430 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714 - 4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上】

楔 子/1

第一章 红尘陌上 尝饮烟火/3

第二章 山河百废 一手尽覆/19

第三章 伴君候月 共与疏狂/33

第四章 天机有变 荣枯难察/47

第五章 戏谑世情 何慰平生/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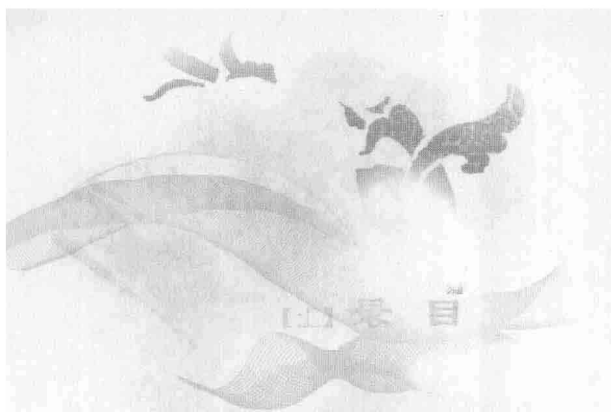
第六章 今朝何为 只作笑谈/75

第七章 美人朱砂 青灯古佛/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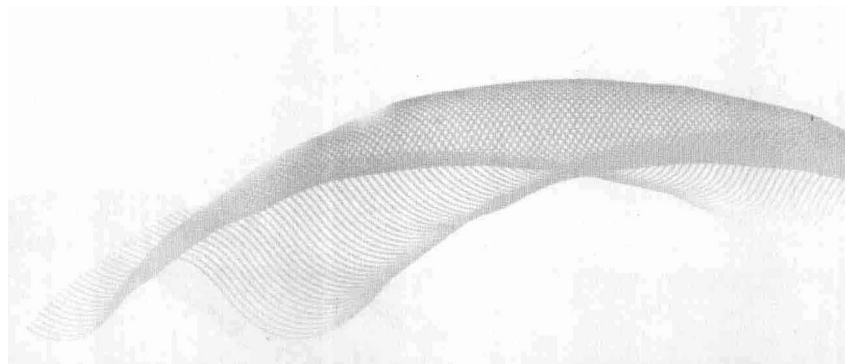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情如流水 欲裂欲伤/103

第九章 子规空啼 不如归去/116

第十章 风月无边 王孙梦断/130



第十一章	韶音似梦	凋尽朱颜/142
第十二章	鬼影翩跹	恨若连环/156
第十三章	羁旅天涯	长歌辞故/170
第十四章	刹那浮生	流年一握/184
第十五章	横笛裁韵	涧水流红/198
第十六章	敌友难分	长夜未央/212
第十七章	风生水起	惊澜暗涌/226
第十八章	帝劫无道	冷月乾坤/240
第十九章	风云世相	混沌江湖/254
第二十章	故国沉涛	功名空老/269





目 录【下】

第二十一章	花谢有因	惜顾无名/283
第二十二章	恩怨难偿	心字成缺/297
第二十三章	纸上地老	梦里天荒/310
第二十四章	此去经年	凭谁牵挂/325
第二十五章	年少蕙蕤	引醉沉殇/339
第二十六章	死生契阔	相思难解/354
第二十七章	江湖逆旅	风雨如晦/368
第二十八章	弦破穹隆	乱红纷飞/382
第二十九章	征衣破甲	烈焰悲风/398
第三十章	万古长空	乱世无颜/414

第三十一章 河清海晏 兵休何朝/430

第三十二章 英雄惜别 生息不灭/446

第三十三章 人生如雪 锦绣成灰/461

第三十四章 繁华三千 八荒殊途/477

第三十五章 离人不返 前尘应念/491

第三十六章 谦谦君子 情深不寿/508

第三十七章 傲骨青衣 覆水难收/523

第三十八章 生死一笑 莫道绝世/538

第三十九章 余生共醉 敛尽风流/552

尾声/565



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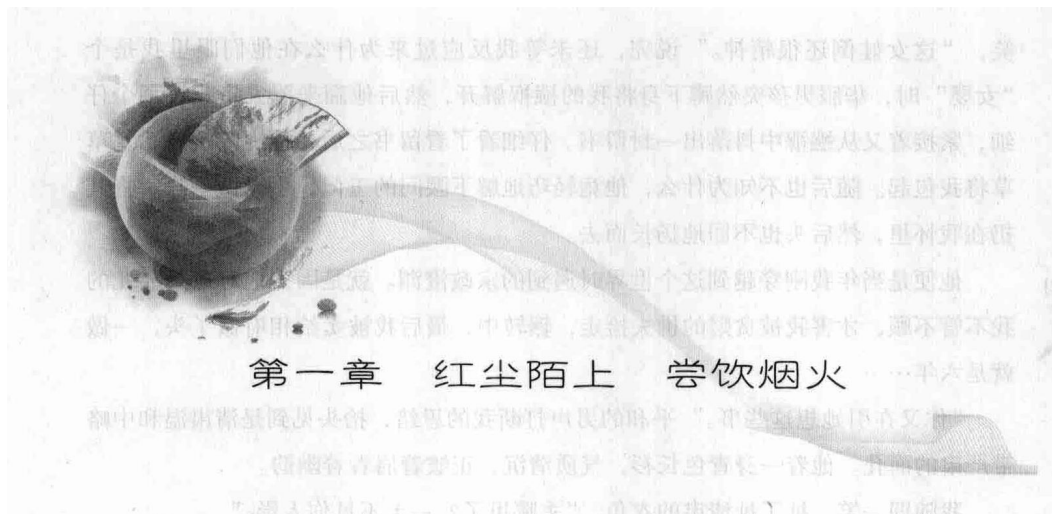
雅乐国史：

崇盛三十三年，帝崩，谥号圣光。同年，太子舛登基，年八岁，改年号继宁。

继宁元年，穆王携舒王起兵谋反。穆王策动朝中三十余人逼宫，舒王率十五万大军从巽风越翰山，欲直闯都城计都。

继宁帝亲叔羸台王宗政得知，连夜挥兵千里，先解逼宫之危，后率众将舒王拦截于翰山临危谷底。叛军全军覆没，舒王败，自刎于马前。继宁帝为表宗政之功，亲封护国摄政王，世袭更替。

继宁十五年，帝崩。立太子昆，年三岁，年号泽安。先帝遗旨：护国摄政王宗政澄渊辅政。



第一章 红尘陌上 尝饮烟火

泽安元年，凌溪。

黑暗的房内因为有了那颗八宝夜明珠而显得异常明亮。我悠闲地坐在偷香小居里那张古藤躺椅上，细细摩挲着手里的玉佩，那上面清晰地刻着四个字：宗政澄渊。

旁边的幽韵拿着针，正专注地绣着一幅云海山色图。她一抬头，见我在发呆，遂停下手，笑着说：“怎么？又在想你的青梅竹马？”

“想他？”我笑了笑，轻轻地咬了咬唇，不禁又想起十六年前，我刚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幕。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醒来时，看见的是一处战后的山谷。四周层叠的峰峦下，枯草成片，冒着丝丝缕缕未尽的狼烟，到处遍布着战马和士兵破碎的尸体，折断的战旗飘落在地上，汇成蜿蜒溪流的热血在泛黄的土地上恣意流淌着。

当时我惊讶不已，正想站起像平时一样查看一下自己究竟来到了什么地方时，却突然听见一个稚嫩的声音。

“王爷，在这儿！”

说话间，由远及近地走来两个男孩子，他们在我面前站定，齐齐地盯着我。衣着质朴的那个男孩对另一个华服男孩犹豫道：“小王爷，这女婴……”

那个被称为“小王爷”的华服男孩哼了一声，粉雕玉琢的脸上半是冷漠半是嘲

笑，“这女娃倒还很精神。”说完，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为什么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女婴”时，华服男孩突然蹲下身将我的襁褓解开，然后他翻来覆去将我看了个仔细，紧接着又从襁褓中抖落出一封留书。仔细看了看留书之后，他冷哼一声，复草草将我包起。随后也不知为什么，他竟轻巧地解下腰间的玉佩，手微微一抖，将其扔在我怀里，然后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他便是当年我刚穿越到这个世界时遇到的宗政澄渊。就是因为他对还是婴儿的我不管不顾，才害我被贪财的樵夫捡走，辗转中，最后我被卖给相府做丫头，一做就是六年……

“你又在引她想这些事。”平和的男声打断我的思绪，抬头见到是清肃温和中略带严肃的面孔。他着一身青色长衫，气质清沉，正皱着眉看着幽韵。

我随即一笑，扯了扯清肃的衣角，“去哪里了？一天不见你人影。”

六岁那年，我无意中遇到了精通医术却身受重伤的清肃。虽然当时他能自行诊断，我也有心施救，但我们却苦于手中无药。那时正巧丞相大人的孙女生病，太医都束手无策。我本是感慨，将病症说给他听，他轻蔑一笑说：“这等小病何足挂齿。”

于是我以替小姐治病为由向丞相大人提了条件。其一，我要的药品，不可追问原因。治病期间，任何人不可以进入我为小姐治病的屋子。其二，我要千两黄金。其三，我要拿回自己的卖身契。

幸运的是，那时丞相的孙女已蒙太后亲选，只待及笄就可入宫为妃。否则丞相未必肯答应我的这些条件。

后来，我先治好了清肃，清肃后来治好了丞相的孙女，再后来，我们连夜逃出相府，直出京城，来到凌溪。凌溪是雅乐南部的一个边界城市，不是很大，却人流密集，且东临酆国，西接洛微国，是几国通商的重要城市，因而蕴藏着很大的商机。

在前世，我学过心理学，觉得世上最必需的不过两样：钱和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通用的道理。而人则更在钱之上，哪处有你的人，哪处就有你的消息，有了消息，才有钱。因此到凌溪之后，我只做了两件事：赚钱和招人。这才成就了两桩事业：笑缘商号和八卦消息楼。

清肃一直伴着我，后来又有幽韵、白凡、苏尔。穿越对我来说或许很倒霉，但是毕竟十六年后，我有了同行的人，还有了很多的钱。



人生至此，夫复何求？我给自己取了名字：笑不归，然后开开心心地继续过我的穿越生活。

年初，我还刚刚搬进了亲自设计监督建造的房子——“水园”。可是看如今的情况，这清闲的日子只怕是要到头了。

“我刚去城里看了一下，今天饿死的人数又增加了不少。”清肃淡淡道，并顺手为我加了一件外袍。

“都怪那个浑蛋宗政澄渊。”闻言，我忍不住咒骂起来。

半年前，酆国国主受人调唆，派兵攻占了凌溪。宗政澄渊遂亲率大军南下，将凌溪城团团包围，并且日日击鼓叫阵。然而酆国守将却充耳不闻，只闭守不出。无奈之下，宗政澄渊率众强攻。但凌溪地势本就易守难攻，酆国守将奉命死守，宁可还给雅乐一座死城。

眼看就快半年，城里的粮食早已所剩无几，日日都有人饿死。而我早在酆国军队入城的当日就躲进了事先修好的水园地下密室之中。虽然密室中粮食充足，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一只地鼠，浑身上下泛着那么一股老鼠味儿。

“当初不如直接逃走好了。”我恹恹地说。

“不知当初是谁说什么‘生逢乱世，何处是平安？动不如静，攻不如守，逃不如躲’的？”幽韵学着我当初的样子，拿腔拿调道。

“话虽如此，但这地下的日子实在是不太合我的胃口。”我苦笑一下，叹息道，“只怕平静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其实，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复杂，比春秋战国强多了。除去少数零散部族，只有雅乐、洛微、酆国、连章四个国家比春秋战国那个时候混乱些。

酆国国主生性懦弱，没有主见，朝政全把持在重臣手里；洛微国主沉醉声色，国库早已经挥霍一空；最惨的是连章，国主已然年迈，却膝下无子，国内争储之风日盛；只有雅乐还算不错，虽然国主今年才三岁，年幼不足立威，但摄政王声威正盛，在百姓中颇受爱戴，所以雅乐算是目前情况最稳定的国家了。

不过在欲望的驱使下，眼下各国虽都自顾不暇，却仍伺机蠢蠢欲动。没有人知道，这暂时的安宁到底能维持到几时。

“都说那个摄政王英姿天纵，智计无双。”幽韵起身为我倒茶，笑着说，“我也没传说中那么神奇，这么久了，居然还没把凌溪夺下来呢。”

“你真当他攻不下来？”我浅浅一笑，轻叩着扶手，“他这是在做戏呢。”

“这话怎么解？”幽韵将茶递到我手里，不解地问。

“现在的形势，天下都看着呢。如果他一来就将城拿下，就是昭告天下我很强悍。所谓树大招风，这样一来，其他四国会因畏惧而合盟。那么将来烽烟四起的那天，第一个被灭掉的肯定是雅乐。”我低头注视着浮在水中的茶叶，继续道，“反过来说，若示弱太过，别的国家会以为雅乐很好欺负，于是随随便便就会来攻打。出兵频繁太过伤筋动骨，并且耗损国力，所以放弃凌溪也不失是个好的选择。”

“可是我看他们确实打得很卖力啊，他们频频攻城，也死了不少人了。况且这都半年了，不管使的什么计策，这仗打得也该差不多了吧。”幽韵还是不懂。

“是人心。”我闭上眼，回想起那日我让清肃悄悄带我到战场时看到的情景。

那气吞山河的嘶吼，壮观的攻城术，高耸入云的云梯，一面面迎风飘扬的战旗，一张张染血的鲜活面孔，潮水一般前仆后继的决然表情……虽然曾在电视里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却全都不如亲眼目睹来的震撼。

然而这震撼，在我看到宗政澄渊的眼睛时，陡然化成北极的冰水，瞬间刺疼了我的神经。

十六年，宗政澄渊已经长成了一个伟岸、优雅而强壮的男人。

宗政澄渊在笑，在无数的死亡面前，宗政澄渊的双眸含着笑，仿佛眼前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他笔下的一撇一捺，是他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围而不攻会令人觉得为官者不为百姓着想。攻得太容易，百姓虽然会颂扬宗政澄渊的善战，但心底多少会有些不屑一顾，甚至会觉得，你既然这么能打，为什么当初要让城被别国占去？所以不管在公在私，这个城不能不攻，又不能速攻。”收起回忆，我只能尽力揣摩着那个男人的心思。

“可是这样会死很多人，百姓不会怨声载道吗？”幽韵的表情有些轻微的震撼。

“这就是宗政澄渊。清肃，你去看过，你觉得现在的百姓心情如何？”我转而去看清肃。

犹豫了一下，清肃慢慢说道：“对酈国恨之入骨，对摄政王及其将士浴血攻城觉得非常感动。”

“为什么？他明明是在做戏，是害他们饿死的元凶！”幽韵显得有些生气，五官都皱到了一起。

“元凶是守城的酈国士兵、酈国将领、酈国国主，绝对不会是宗政澄渊。”我旋转着手中的茶杯，“宗政澄渊是谁？他是千里迢迢来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大英雄，



是战斗到最后哪怕只剩一兵一卒的摄政王!”

我仰头看向两人，“不然，你们以为我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因为我知道宗政澄渊的目的，就是要为这城战斗到剩下最后一人。他要把这悲壮的城写进历史，并以此为开端，激起全国民众对他的忠心和对敌国的仇恨。”

一片寂静，我们彼此凝视着，谁都没说话。

半晌，幽韵长舒口气，笑道：“怪不得，你从来不让我们与摄政王正面对峙。可你又是如何知道这许多？”

“消息。”我拎起一张薄薄的纸，那是温苏尔给我发来的消息。

温苏尔，东华温家世族出身的翩翩公子，现正在京任内阁大学士。我们自小相识，到如今已近十年了。自他入京为官，我就很少再见他，对他我又是想念，又是担心。

收了思绪，我再次看了一眼那张纸，然后靠近烛火，将纸焚尽。

不管是缘分也好，偶然也好。总之，自打我有了能力，我便分外注意宗政澄渊。当年，他以七岁稚龄，就敢只带着一个同龄的家仆，去不久前还是战场的临危谷底，有此等胆量的男儿，怎么可以等闲视之？

“没有别的方法吗？再过几天……”清肃没有继续说下去，他的语气颇有点沉重。

“有。眼下正是时机。太早，没人敢去；太晚，饿死的人太多，人手不够。”我对清肃和幽韵继续说道，“只要打开城门就结束了，问题是怎么开？”

“你的意思是？”幽韵注视着我，揣测道。

“发动暴民。宗政澄渊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我一顿，想了想又说，“明日开始，你们去找些性子激进的人，适当地煽动一下就好，只要稍微限制一下酆国城守的行动就好。切记凡事有度，不可太过，也不能让人看到你们的样貌。”

“好。”两人点头。

幽韵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道：“对了，在此之前，你要我们四处筹集粮食，为什么呢？”

“那个啊，”我眯起眼，重重地拍了拍手，“第一，宗政澄渊为了笼络民心，开城之后，一定会买粮放粮。到时候我们就将粮食卖给他，大大地赚上一笔。”我沉吟片刻，继续道，“第二，我准备捐一部分出来给他做军粮，也算是送他个人情，

日后或许有用。”

三日后，凌溪城头，我裹着一身破斗篷藏在人群中，默默地注视着城下。

幽韵出城去接应粮车了。而清肃正与我一般裹着斗篷藏身在角落中，他偶尔出面鼓动一下暴动的民众，更多的时候，则是隐在阴暗处静静地观察着。

看着民众与酆国的士兵疯狂地相互砍杀，蜂拥向城门，看着那高高悬挂在城头仍在滴血的酆国城守的头颅，我不禁一阵惆怅。

“轰隆隆”一声巨响，城门终于开了。

心头一紧，我走到城边，目光淡淡一扫，不想在千军万马中，却正对上宗政澄渊向上投来的目光。那电光石火般的瞬间，我仿佛看见他微微一笑。

我一惊，连忙后退几步，然后再次偷眼望去，却见宗政澄渊已经纵马通过城门，刚才那一幕就好像是我的错觉。咬了咬牙，我转身往回跑去。

十六年前的事情我一直没有放下。帮我管理消息楼的白凡一直在查这件事，后来查到：临危谷乃是舒王造反之地。舒王造反之时，舒王妃在京城产下一名女婴。后来舒王死在临危谷，王妃殉情，婴儿便失踪了。此乃雅乐第一大悬案。

回想那一天的情形，我总是觉得很奇怪，宗政澄渊去那里干什么？而且看他对我的态度，我隐隐感觉到，当时的相遇绝对不只是个偶然。

因此，在事情没弄明白之前，无论如何，我不能让宗政澄渊知道，我就是当初那个女婴。甚至，我不想与他待在同一个城。既然他来了，那我就该走了。

当下做了决定，我暗暗加快了脚步。

大街上很寂静，远处却传来雷鸣般的呐喊声，“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岁！”我小心地绕过一具具异族的尸体。血模糊了他们的表情，不知道他们死前的那一瞬间，想到的是什么呢？

推开水园的大门，刚想松一口气，却听到一阵嘈杂声从东面传出。我一阵紧张，匆忙回到大门口，将左边石狮子口中的珠子向右一转，秘道的出口便出现在狮子的背后。

进了秘道，我小心地关好了门，急急向水园东面看去。秘道的出口是一间暗室，外面看不到也找不到，里面却能清晰地看见外面的全部。

然而，一看之下，我的心立时突突地跳了起来，因为园子里的人赫然是此时应该身在长街受万众拥戴欢呼的宗政澄渊。

“替身”这两个字刚刚浮现在我的脑海，就听园子里的宗政澄渊朗然开口，



“这就是水园？”那声音沉和幽静，不怒而威。

“是。这就是本城最好的园子，主人逃难去了。请王爷委屈一下，暂居此处。”唯唯诺诺应声的是凌溪府衙的师爷。

“听说笑缘商号的掌柜就住在这里？”宗政澄渊漫不经心地踱着步子，目光却仔细地扫视着园子的每一个角落。

“是。”师爷连忙应承。

点点头，宗政澄渊突然转向跟在一边的岳成歌，“成歌，你觉不觉得，这次的暴动爆发得太快、太好了？”

从小就跟在宗政澄渊的身边、眼下已成为心腹的岳成歌一时没能摸清主子的心思，“王爷，这不是您精心策动的结果吗？”

“结果自然是一样的，只是时间太早。”宗政澄渊的目光转向走廊尽头那一排房间，然后慢慢走了过去。

“时间？”岳成歌紧紧跟随，却仍然不解其意。

“成歌，一个计策的形成以及成功的实施，最重要的是什么？”

“应该是计策的周密性吧。”

“不，是时间。”宗政澄渊眸中精光忽现，“动早了，时机不到；动晚了，时机已过。所以，掌握时机是很重要的。”

“属下还不是很明白。”岳成歌依然一脸疑惑。

宗政澄渊的心情好像很好，细细地解释着，“让一个人死很容易，让一个人绝望也很容易。然而让一个人在绝望中生出反抗之心却不那么容易。只有当人充分认识到忍不是最好的出路的时候，才会想到反抗。”

岳成歌听得频频称是，而我则越听越心寒。与此同时，我透过墙壁上的空隙惊恐地看见，宗政澄渊竟已走到我面对的墙壁之前。若不是中间隔着墙，恐怕我现在就与他面面对了。

我看见宗政澄渊用马鞭敲了敲我们之间的那道墙，微笑道：“我最初以为，还要一个月，至少也要二十天。而结果却提前了这么多，这让我怎么能不惊讶呢？”

“属下明白了。王爷的意思是有人私下里动了手脚。”岳成歌说。

“明白了？”宗政澄渊懒懒一笑，前一刻眼中还有一丝笑意，这一刻那笑意却变得比冰还薄还锋利，“明白了，就给我把这墙拆开！”

“王爷？”岳成歌一愣，顿在当场。

“拆。”宗政澄渊不再多说一个字，随即转到屋子里，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我看得分明，此时只得长叹一声，认命地从暗室中走了出来。

宗政澄渊见到我，忽地一愣，接着晒然一笑，“你倒是很老实。”

我不语，慢慢跪在冰凉的白玉地面上。承受着宗政澄渊审视的目光，我颇觉得有些压力。

“抬头。”宗政澄渊的声音不容抗拒。

我依言抬头，目光被宗政澄渊捕获到。他的眼深如幽潭，像把什么都藏在其中。

“我见过你，在城上。”宗政澄渊盯着我半晌，突然肯定道。

我微微一颤，硬着头皮答：“民女是仰慕王爷的英姿。”

“哦？”宗政澄渊挑眉，伸指点我，对师爷道，“你认不认识她？”

师爷打量了我一下，躬身，“回王爷，小人不认识。”

“她可是笑缘商号的掌柜？”宗政澄渊沉吟片刻，又问。

闻言，师爷显得有些惊讶，再次细细地看了看我，斟酌着说：“小人确实不认识这个女人，只是我也不认识笑缘商号的掌柜。虽然一直以来，大家都传闻笑缘商号的掌柜其实不是经常露面的清肃，而是另有其人，不过这个人谁也没见过。”

岳成歌也说：“王爷，笑缘商号的掌柜怎么可能是个女人？”

对对，我附和着连连点头，忍下心中的窃喜，惶恐道：“王爷怕是误会什么了，民女我怎么可能是那个什么商号的掌柜呢？”

人怕出名猪怕壮。生意做得越大，越是要小心谨慎。况且女人当家不得人心，所以从最早开始，我就从不在人前出现，场面上的事都是清肃他们在处理。所以，世人只知道有笑不归，却从不知笑不归为谁。

宗政澄渊审慎地看着我，屈指在桌案上叩着。他对下属的话没反对，也没点头，只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回王爷，民女姓白，名剑秋。”我谨慎道，想起刚刚在暗室听见宗政澄渊说的那些语意不明的话，心中不觉一阵发苦。

怎么就会被发现了呢？

“白剑秋？”宗政澄渊咀嚼着这个名字，眯起眼，“你为何在此？”

“回王爷的话，民女本就是这里的丫鬟，此前一直在暗室藏身。今日因干粮不够出来寻找，惊喜地发现城已经被王爷攻下了。王爷好神勇，真不愧是我朝护国摄